

世界文学名著 [俄]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萧燕 李思贻译



怎么办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世界文学名著 丛书

怎么办

[俄]车尔尼雪夫斯基著

萧燕 李思贵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怎 么 办

〔俄〕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萧燕 李思贲译

责任编辑：郭得权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：410006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6.5

字数：395,000 印数：1—25,000

平装： $\frac{\text{ISBN7-5404-1370-0}}{\text{I} \cdot 1088}$ 定价：13.20 元

豪华精装： $\frac{\text{ISBN7-5404-1370-0}}{\text{I} \cdot 1088}$ 定价：20.0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并负责调换

目 录

1	傻瓜	(1)
2	傻瓜一案的初审	(4)
3	前言	(9)
第一章	薇拉·帕弗洛芙娜在双亲家的生活	(12)
第二章	初恋与合法婚姻	(60)
第三章	出嫁与第二次恋爱	(163)
第四章	二度出嫁	(334)
第五章	新人与结局	(423)
第六章	事过境迁	(493)
附刊	(495)
评论	(506)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朋友奥·索·车尔尼雪夫
斯卡娅^①

1

傻瓜

1856年7月11日清晨，一家靠近莫斯科火车站的彼得堡大饭店的侍者困惑不解，甚至多少有点儿惊慌。前一天晚上八点多钟，一位拎着一个箱子的先生来投宿，他订下一间房子，交了身分证去登记，要了茶和一份肉排，说晚上莫去打搅他，因为累了，很想睡觉，却吩咐明早八点钟一定要来叫醒他，因为他有急事，然后关上房门，一阵刀叉和茶具响过之后，很快寂然无声，看来是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侍者于八时去昨天的来客处敲门，没有声音；侍者又重叩了几下，来客始终没有应声。看来他是累坏了。侍者等了一刻钟，又去敲门，又没有唤醒。于是跟其他侍者和小吃部的堂倌商量了一阵。“莫非客人出了什么事吧？”“得撬开门。”“不，那样不行：要跟警察一起把门儿砸开才是。”大家决定再敲一次，重重地敲；假如还叫不醒，那就去找警察来。最后一次敲过后，没有回应；于是派人

^① 奥·索·车尔尼雪夫斯卡娅，作者之妻，生于1833年，卒于1918年。

去请警察，都等着跟警察一道看个究竟。

早上 10 时，来了一位警官，亲自敲了敲，然后吩咐几个侍者一起敲，仍然像先前那样毫无结果。“没办法，小伙子们，把门儿砸开！”

门儿砸开了，室内空无一人。“看看床底下”——床底下也没有人。警官走到桌子跟前，见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用粗体字母写道：

“晚 11 时离店，不回来。夜里 2 至 3 时去铸造桥，能打听到我的消息。对谁也别怀疑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这下情况大白了，否则怎么也理解不了的。”警官说道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伊凡·阿凡纳塞耶维奇？”小吃部的堂倌问道。

“送茶来，听我讲吧。”

警官讲的故事在饭店成了竞相传说和议论的主题，好久都没有停止。经过情形是这样的。

深夜两点半钟（夜里多云，黑漆漆的），在铸造桥的中段火光一闪，传出一声手枪响。护桥人员赶到响枪地点，还跑来为数寥寥的几个过往行人，响枪处却不见任何人物。可见不是他杀，而是自杀了。找来几个自愿潜水的人，过不多久便拖上来几根钓竿，还拖上来一挂鱼网，又潜入水中摸爬，捞上来 50 多块木片片，却始终没有发现并找到尸体。再说又怎么能找到喽？夜是黑沉沉的。尸体在这两小时里已漂去近海了，快到海边找去。所以便冒出了几位进步人士^①，不愿接受原先的猜测：“可能压根儿也没有什么

^① 进步人士和保守分子是一组反义词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使用“进步人士”，深寓嘲讽味。

尸体呢？可能是醉汉或不过是某个淘气鬼逗着玩儿，打一枪就溜跑了，或者他也许就站在这儿忙忙碌碌的人堆里，在窃笑他一手制造的惊慌哩。”

但多数人谈问题总还是有理智的，只是思想保守，维护老的一套：“哪来什么逗着玩儿——往自己脑门放一颗子弹，不就完蛋了。”进步人士输了理。但占上风的一批人在获胜之后立即又发生了分歧。自杀是不错，但原因是什么？“喝醉了酒？”——这是一部分保守分子的看法；“倾家荡产了？”——另一部分保守人士振振有辞。“简直是傻瓜。”——有人嚷嚷。对这一“简直是傻瓜”的说法一致赞同，连那些一口咬定不是自杀的人也随声附和。的确，无论是喝醉了酒，还是倾家荡产后自杀，抑或是淘气鬼根本不曾自戕，只不过耍了个把戏，——反正一样，都是愚蠢的傻瓜行为。

夜里桥上发生的事至此才告一结束。早上，在靠近莫斯科火车站的饭店里发现那个傻瓜不是闹着玩，而是自杀了。而成为历史结论的，依旧是连输了理的人也同意的成分，即如果不是淘气，而是自杀，那毕竟还是个傻瓜。这一令众人都满意的结论之所以特别持久，正是因为保守分子胜利了：的确也是，要是在桥上只开一声枪闹着玩，那实际上还有疑团，那人或者是傻瓜，或者只是个淘气鬼。不过在桥上举枪自尽，到底是谁呢？在桥上怎么个自尽法？干吗要在桥上？在桥上干这种事就蠢啰！——因而无疑是个傻瓜。

某些人又出现了疑问：在桥上是自杀吧，在桥上不是他杀吧，所以也不是自杀。但傍晚时饭店的侍者被传到区警察分局，去查看从水里捞起来的一顶子弹击穿的制帽，都说那顶帽子正是来投宿的那名旅客戴过的。这样一来，无疑是开枪自杀的，于是乎那些持否定态度与进步思想的人被彻底战胜了。

大伙儿一致同意是“傻瓜”。蓦地大家又都说：在桥上演的是

一出巧妙的把戏！就是说，假如枪没有打准，没能命中要害，那受罪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久——聪明的高见！他不管负什么伤，都会一头栽进水里，在清醒之前准保呛死无疑，——对，选在桥上去……真够聪明的！

既是傻瓜，又做得聪明，——这下就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。

2

傻瓜一案的初审

就在同一天早上的 11 点多钟，一位年轻太太端坐在石岛上的一幢三室小别墅的房间里，一边做着针线活，一边轻声哼着一支生动活泼、大胆创新的法国民歌。

“我们虽然贫穷，”民歌唱道，“但我们是工人，我们有一双双健康的手。我们虽然黑暗，但我们并不蠢，渴望光明。我们将学习，知识能解放我们；我们将劳动，劳动会使我们富有，——这都是能办到的事，我们能过得很好，我们能活到成功——

Ca ira,

Qui vivra, verra.

“我们虽是大老粗，但我们却粗得能容忍。我们虽充满成见，其实我们自己便深受成见之苦，这我们感觉得出。我们将寻找幸福，而且能找到仁爱，成为善良之属，——这都是能办到的事，我们能过得很好，我们能活到成功。

“没有知识的劳动便无结果，没有众人的幸福，我们的幸福也

只能是空中楼阁。掌握知识，我们就能发财致富；我们幸福，兄弟姊妹也将拥有，——这都是能办到的事，我们能过得很好，我们能活到成功。

“我们将学习和劳动，我们将歌唱并恋爱，人间自有天堂在。我们必将为生活而乐开怀，——这都是能办到的事，而且会来得很快，我们都能期待它的到来——

Donc, vivons,
Ca bien vite ira,
Ca viendra,
Nous tous le verrons!”^①

这支民歌大胆创新，又生动活泼，连它的旋律也是轻松愉快的。虽说其中也有两三个忧郁的音色，但却为整体高亢的基调所淹没，在反复中消融，在整个结束段中消融（至少是应被淹没，应该消融的），假如这位太太是另一种心绪，就应消融。可此时此刻这几声忧郁音色从她嘴里却能听出高于其他音，她恍然一惊，自己也察觉到了，便用雄浑的低音处理，于是又勃发出一种高亢、愉快的歌声，忧郁音色听不见了，可思绪又如脱缰之马，把歌声再次引进自己的心事，这样忧郁之声又重新迸发出来。看来这位年轻的太太不喜欢受制于忧郁；不过，也能看出忧郁并不想放过她，不管她怎样撵逐，总也挥之不去。可不管这支轻松愉快的歌曲是唱得忧郁，还是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，就像它的基调所应该的那样，太太手头的针线活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做着。她是一位好裁缝。

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仆走进房来。

① 《卡尔曼纽拉歌》，是1789—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首革命民歌。

“您瞧瞧，玛莎，我缝得怎么样？我都快把袖头缝好了，那是我给自己准备参加您婚礼时穿的。”

“哎呀，这副袖头上的花纹比起您给我绣的要少呀！”

“那还用说吗！如果新娘子在婚礼上不比所有的人穿得更漂亮一些，那可不好哇！”

“我给您捎来了一封信，薇拉·帕弗洛芙娜。”

薇拉·帕弗洛芙娜的脸上掠过一丝困惑不解的神情，因为在拆开信封时，她发现上面是本市的邮戳。“怎么是这样？他可是在莫斯科呀？”她急忙打开信一看，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；她那持信的手颓然下垂。“不，不会是那样，我还没有把它看完，信里边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！”于是她又重新抬起那只持信的手。才看了两秒钟，但在这第二次重看时，她的双眼却久久地、直勾勾地望着信上的寥寥几行字，那双清澈的明眸刷地浑浊无神，浑浊无神了，信也从一双颤巍巍的手中滑落到缝衣台子上，她双手掩面恸哭起来。“我作了什么孽！我作了什么孽啊！”——于是又号啕大哭。

“好薇拉，你怎么啦？你就真的爱哭吗？你什么时候老是这样爱哭吗？你这又是哭哪门子？”

一个年轻人迈着轻快的小心翼翼的步子走进房来。

“你看看……就放在桌子上……”

她已不再号啕痛哭，但坐得纹丝不动，气喘吁吁。

年轻人拿过信来；他也一脸刷白，双手颤抖，两眼盯着信纸看了好久，尽管信写得很短，只那么 40 来个字：

“我搅乱了你们的平静。我这就摆脱情场。你们别怜悯；我是这样爱你们俩，所以我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幸福。别了。”

年轻人站立良久，轻揉额头，接着又捻捻胡子，随后又瞥了一眼自己大衣的袖子；最后聚精会神地想了想。他跨前一步，走到少妇跟前，她照旧端坐，纹丝不动，气喘吁吁，犹如昏睡。他

抓住她的一只手：

“好薇拉！”

但他的手才一触及她的手，她就惊叫着一蹦而起，就像触了电似的站立起来，急速地慌忙躲开年轻人，惶惶不安地将他一把推开：

“走开！别碰我！你一身是血！沾满了他的血！我不能！我要离开你！我要走！你要离我远远的！”她两手挥舞，推人状，推呀推呀，蓦然一个趔趄，倒在一把圈椅中脸。

“连我也有他的血！我身上也有！你没有错，错在我一个人啊！我作了什么孽！我作了什么孽啦！”

她号啕大哭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好薇拉，”他胆怯兮兮地轻声说道，“我的朋友！……”

她重重地喘了一口气，才以平静的、依然颤抖的声音勉强憋出了几句话：

“我亲爱的，你这会儿就别打扰我了！一个小时之后再进来吧，我心里就会平静的。给我点水再走得了！”

他默然听从了，走进自己的房里，又坐到自己那张写字台前，像一刻钟之前那样坐得安详，那么满意，又抓起了笔……“此时此刻必须善于控制自己；我有毅力，一切都会过去……会过去的……”笔头却不听他的使唤在一篇文章中自行写下：“她挺得住吗？真可怕，幸福葬送了……”

“我亲爱的！我准备好了，我们聊一聊！”邻室传来了一声呼唤。少妇的声音虽然沙哑，却很坚决。

“我亲爱的，我们应当分手。我决心已定。决心虽很难下，但我们相互见面还会更难过。我是害死他的元凶。就为了你我把他杀害了。”

“好薇拉，你究竟有什么过错？”

“别说这些了，也别为我辩解，要不然我会恨死你的。我吗我全身都是错。请原谅，我亲爱的，我采取了对你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决定，就是对我，我亲爱的，也十分痛苦啊！但我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，过若干时日你自己也会看出，这样做是必要的。这是改变的，我的朋友。你要听着。我要离开彼得堡，这个地方往事的追忆，离得远就会轻松一些。我要把东西都卖掉；能维持一段时期生活。去哪儿？是去特维尔，还是去戈可不知道，反正都一样。我将找个教唱的课；想必我将去某个大城市定居。即使找不到，我便去当家庭教师。我想我不需要帮助，万一需要，我会找你的；但愿你能关心，随时给我寄点钱；我有很多需求，开销大，这你是知道的，尽管我会注意节俭；但我总少不了钱花。你听到吗？我不会拒绝你的帮助的！我的朋友，惟愿这能向你表明，你对我依然是至亲至爱的……现在我们就要永远告别了！你进城去吧……就走，就走！我独自一人留下来，心里将会轻松一些的。明天我就不在这里了，到那时你再回来吧。我去莫斯科，到那里再去看一看，打听打听哪个外省城市能更有把握找到课教。我不准你去车站送我。就再见吧，我亲爱的，伸出告别的手，我要最后一次紧握它。”

他想拥抱她，却遭到了她的制止。

“不，不要这样，不能这样！这乃是对他的亵渎。伸出你的手来，我要紧握它——你瞧，我握得多么紧啊！真对不起！”

他没有松开她的手。

“够了，走吧。”她抽回手来，他不敢不从。“请原谅吧！”

她柔情脉脉地定睛看了他一眼，便迈开坚定的步子走向自己的房里，再也没有回眸一瞥。

他寻找自己的帽子，找了很久；尽管有五次手里都拿着它，却

看不见是握在手心里。他神情恍惚，像喝醉了酒似的；最后才醒悟过来，原来他再三寻找的，正是他手里捏着的帽子，走进前厅，穿上大衣；这下他走到大门边：“刚才谁跑去找我来着？想必是玛莎……她想必又头晕了！”他车转身去。这时薇拉·帕弗洛芙娜扑上他的颈脖，搂住亲了个热吻。

“不，实在按捺不住，我亲爱的！这下永别了！”

她噌的跑开，一头栽进被窝里，拥衾啼哭，憋了这么久的泪水刷刷夺眶而出。

3

前 言

“这部小说的内容全是谈情说爱，主要人物是妇女，这倒是很好，尽管小说本身很糟。”——一位女读者说道。

“说得也是，”——我答道。

读者不会只限于类似的轻浮结论，因为男子的思维能力生来就比妇女的强一些，而且要成熟老练得多；男子汉会说的话，女读者想必也想到了，却不认为需要说，所以我没有理由同她争辩。读者说：“我知道那个举枪自杀的先生不是自杀身亡的。”我很赞赏“知道”这个词儿，而且说道：你对这事并不知道，因为还没有对你说什么，而你所知道的，仅仅是将要告诉你的；你自各儿一无所知，甚至还不知道我在小说开始时伤害过、贬低过你的那些话。你不过是不知这件事罢了，对吗？好吧，你现在就知道一下也无妨。

不错，小说头几页即表露出一二，即我把观众想得很坏。我

使用了长篇小说作者惯用的剪裁手法，把小说的开端部分接上小说的中段或末尾的精彩情节，使之呈现出一团团雾般朦胧。你这位女观众有副好心肠，很善良，所以你就不挑毛拣刺，不善于猜度。对你信赖不了，从头几页起你竟能看出小说内容不值得一读呢，你的鉴别力很差，需要帮帮忙，而帮忙有两方面：或是作者的名气，或是方式的动人。我给你讲的还是我的头一部中篇小说，你还不能获得作者是否具有艺术天赋的结论（据说你有许许多多被你尊为有艺术天赋的作家哩），我的签名对你还没有诱惑力，我也就只好给你甩去一根有动人诱饵的钓竿了。你不要为此指摘我，你本身也有不是，正是你那无邪的天真才迫使我卑格到如此粗俗。现在你既然落到了我手里，我就可以一意孤行，不搞任何诡计地继续讲下去。以下内容没有什么令人不解的神秘，你将始终能超前 20 页看到每一个情节的结局，我还要把整部小说的结局先行告诉你：最后皆大欢喜，以唱歌、举杯结束全书；既没有精采动人的情节，也没有任何夸张不实。作者哪有心思去夸张雕琢，好心的观众，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你头脑里有哪些纷乱的纠结，你观点的极度紊乱给每个人又造成了多少额外的、不必要的痛苦。我看到你就觉得可怜又好笑：你头脑里这么多毛病，又胡话连篇，尖酸刻薄。

我之所以生你的气，是因为你待人尖酸刻薄，须知你也是人中的一分子，又何苦对自己那么尖酸刻薄呢？因此我也就骂你了。但你是因智力低下而尖酸刻薄的，所以我在骂你的同时，也理应帮助你。从何开始给予帮助呢？那就从现在想的事开始也罢，即这是个什么作家，这么蛮不讲理地跟我说话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是个什么作家吧。

我没有丝毫艺术天赋，连语言也掌握得很差。可毕竟不要紧的，你就读呗，心地最善良的观众啊！读一下是不无裨益的。真

理吗，是件好事，它能酬谢为其服务的作家之不足。因此我可以对你说，假如我没有向你申明在先，你恐怕会认为小说写得很优美，作者很有诗意的天赋。但我先就给你申明，我没有天才，你如今就该知道，小说的整体优点只是因其与真理相符罢了。

话又说回来，我最好心的观众，在跟你交谈时，得把话说个完；须知你尽管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，毕竟不是个行家，不能把未竟的话猜个真切。当我说我没有一丝一毫的艺术天分，说我的中篇小说写得很差时，你可别心血来潮，忽然得出结论，好像我是在向你表白，我比你认为了不起的作家要低一档，我的长篇小说会比他们的作品逊色。我可不那么说。我说的是，我的小说写得很差，是对比那些真有天赋的作家的作品而言，对于你的那些著名作家所博得一片喝彩的作品，你却要大胆地把我的小说摆得与之并列，美质中藏，各有千秋，即或摆得比他们的作品高一档次，你也是情不过分的！我小说中的艺术性毕竟比他们的作品略胜一筹；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心安理得，处之泰然。

你得感谢感谢我啦，那些瞧不起你的人，你对他们都还必恭必敬呢，对我倒是要更恭敬一些才是哟。

不过，像你似的观众还有一部分人（现今已相当多了），我是尊敬的。对你，对大多数人，我蛮不讲理，但我迄今要说，对他们，而且仅仅对他们，我是横蛮不讲道理的。对我现在提及的人，我说话很谦逊，甚至胆怯虚虚。但对他们我却无须作解释。他们的意见我会重视，但我却未卜先知，这些意见都是冲我而来的。好人和强人们，诚实的人和能干的人们，你们不久前才从我们中间脱颖而出，你们为数已不少了，而且还在迅速增多。假如你们都是观众，我也就无须写作了；假如你们还没有出现，我还是写作不成的。既然你们还不全是读者，而又夹杂在读者群里，所以我就还需要而且有可能写作了。

第一章

薇拉·帕弗洛芙娜在双亲家的生活

1

薇拉·帕弗洛芙娜所受的教育很一般。她在认识医科大学生罗普霍夫之前的生活不错，但不独特。而她那时的行为就有些独特了。

在花园路和谢苗诺夫桥之间的豌豆街上，有一栋多层楼房，薇拉·帕弗洛芙娜就是在那里长大的。如今这幢楼房标上了门牌号，而在还没有标以门牌号的1852年，房子门牌上写着：“四品文官伊凡·扎哈罗维奇·斯塔列希尼科夫公馆。”写是这么写，伊凡·扎哈罗维奇·斯塔列希尼科夫却早在1837年就谢世了。从那时起，房子的主人已是他的儿子米哈依尔·伊凡诺维奇，——文件上都有记载。不过，这栋房子的居民都晓得，米哈依尔·伊凡诺维奇是主妇的儿子，主妇名叫安娜·彼得罗芙娜。

那时候，房子也像现在似的宽大，有两扇大门，四条通街的路，还有三个幽深庭院。当年（1852）也和现在一样，主妇同儿子就住在临街的正门二楼。安娜·彼得罗芙娜这会儿也和那时一样，依旧身材高大。如今的米哈依尔·伊凡诺维奇已是个仪表堂

堂的军官，当年就很魁伟英俊。

我不知道，如今谁住在右边住所四楼头一个院子的漆黑肮脏的楼梯间里，而在1852年，里面住的是管家保尔·康斯坦京诺维奇·罗萨尔斯基和他的妻子儿女。他长得结实，身材也很魁伟；妻子玛丽亚·阿列克谢耶芙娜长得瘦削、健壮、高大；女儿就是薇拉·帕弗洛芙娜，是个成熟少女；儿子费佳，九岁。

保尔·康斯坦京诺维奇除管家一职外，还兼任某司的科长助理。这项工作没有报酬，管家一职倒是有的，报酬也很适度，换上另一个人会拿得多得多，照保尔·康斯坦京诺维奇自己的话说是问心无愧。不过，女东家对他却是很满意的，任职14年来，他积聚起了上万家私。其中出自女东家腰包的只有三千，不会多于这个数；其余款项都是周转来的，无损于女东家，因为保尔·康斯坦京诺维奇会放印子钱。

玛丽亚·阿列克谢耶芙娜也有一笔小私房钱（她对饶舌婆们说过是五千），实际上要多一些。奠定她财产基础的，是15年前变卖貉绒皮袄、衣服和家具，这些东西都是玛丽亚·阿列克谢耶芙娜从当官的弟弟身后划归到她名下的，她卖得150卢布之后，也拿去放利钱，做得比丈夫还要冒险得多，有好几次就上了当，一个骗子用一张偷来的身份证作抵押，从她手里拿走了5卢布，这样玛丽亚·阿列克谢耶芙娜就不得不再赔上15卢布，才得以脱身无事；又一个骗子用一块金表作抵押，借走了20卢布，而那块表却是从一个遇害者手上捋下来的，玛丽亚·阿列克谢耶芙娜又被迫支付了一大笔钱，才侥幸过关，万事大吉。不过，她虽然一方面受了点损失，这在精明的善于识别抵押品的丈夫常常能够避免，可是另一方面她的利钱却赚得更快一些。还在寻找特殊良机挣钱呢。有一次就是这样：那时薇拉·帕弗洛芙娜还小，当着正在成长的女儿面前，玛丽亚·阿列克谢耶芙娜本不该做那事的，可当